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三十四回 魏昌小店逢義士 蔣平古廟遇龍涪

且說婆子叫蔣爺作了媒人、保人。蔣爺說：「淨作媒人，不作保人。」婆子說：「媒、保一樣。」蔣爺說：「作媒不作保。」蔣爺作保得保人，他是個姑娘，怎麼保法呢？日後也對不起柳青。作媒可以，準有個艾虎，不算冤他，婆子亦就點頭。外邊有人叫門投宿。婆子說：「不住人了。」那人苦苦哀憐。蔣爺要出去，婆子與蔣爺一個燈籠。蔣爺開門一看，那人是文人打扮，南邊口音。蔣爺將他讓進，至西房一間獨屋內住下。蔣爺問：「貴姓？」那人一睇蔣爺面目，說：「你是現任的職官？」蔣爺說：「怎麼看出來了？」那人說：「你是五短身材，又是木形的格局。」蔣爺暗驚：「好相法！」細一瞧他說：「你淨瞧我，未看自己，印堂發暗，當時就有禍。」那人說：「我倒遇見敵手了。你到底是誰？」蔣爺說：「我叫蔣平，四品護衛。你到底是誰？」

那人跪倒，央求救命，說：「姓魏叫魏昌，人稱爲賽管輅。因與王爺相面，衝撞王爺，後來是我巧辯，沒殺我，留在府中。就打五老爺死後，我看王爺禍不遠矣。今夜晚逃跑，走在這裡，巧遇四老爺。懇求你老救我。」蔣爺攬起道：「聽說我們老五多虧是你，不然屍骨不能出府。你只管放心，我指你一條明路。」

言還未畢，外邊有人叫門說：「開門來！」魏昌說：「這就是王府的王官追我來了。」蔣爺說：「先生放心，有我哪！將燈吹滅，不可高聲。」蔣爺提著自己燈籠出來，開門一看，兩個人是王官的打扮，騎著兩匹馬，說：「店小兒，你們這裡可住下了一個穿藍袍的沒有？這人可拐了王爺府許多陳設。住的這裡，可要說呀！」蔣爺說：「這人不是姓魏呀，南邊的口音？住在這裡了。」二王官下馬進來拿人。蔣爺說：「我們開店知道規矩，跑了人有我呢，還用二位老爺去拿？我給二位先備點酒。我們把他捆上，人己然是睡了。你們喝著酒，明日早晨再走，豈不省事？」二人聽了歡喜。蔣爺把馬係在馬棚，將門關上，把二人讓在三間東房，將燈對上，說：「我取酒去。」到了上房見婆子，就把給鳳仙連給自己的藥酒連菜端來，與兩個王官吃用。酒不到四杯，二人便倒於地上。轉頭約婆子將兩個王官拉在後面現成刨出來的大坑，連酒菜全都倒於坑內。

蔣爺勸婆子說：「從此不必作這個買賣了。你這個女兒給著了這個艾虎，他是智化門人、北俠的義子，外號人稱小義士。我見了他的師傅、義父，無論是誰，都可以給你帶個三五百銀，就有了姑娘的嫁妝了。我見了你們徒弟，我再說一說。他這時大發財源，他也得算著你，還作這傷天害理的買賣何用？」一邊裡說話，一邊裡埋人。二個王官才真冤哪，糊裡糊塗的就嗚呼哀哉。婆子說：「真累著了我了，這可沒事了。」蔣爺說：「還得累累你哪。」婆子說：「病鬼！當著我們新親，你可別玩笑，教人家看不起我。」

蔣爺說：「咱們兩個不過背地裡偷偷摸摸的。」婆子說：「你更是胡說了！什麼事罷？」

蔣爺說：「還有兩匹馬哪，你幫著我趕出去。」開了門，將馬趕出，把東屋裡燈熄滅。

婆子奔上房。蔣爺上西屋裡來，與魏昌談話，復又將燈點上。外邊事情魏昌都聽見，與蔣爺道勞，謝過救命之恩。蔣爺一笑，將先生攙起。魏昌問：「四老爺指的我這條明路，是投奔那方？」蔣爺說：「上院衙正在用人之際，你就投奔上院衙，就是一條道路。」魏昌說：「去不得，可著襄陽大小，人多有識認於我的，被他們看見，王府得信，我就是殺身之禍。」蔣爺說：「無妨，我把你妝扮起來，連你自己都不認的自己。」魏昌不信。蔣爺說：「臨期你就知道了。」

天光大亮，先打發鳳仙、秋葵起身，將包袱包好了，揹在馬上，將口咬上鐵棍，告辭出門。媽媽要送，蔣爺攔下。房飯錢不必細表，定然是不給了，蔣爺囑咐，叫上知府衙。二人點頭上馬。

蔣爺回來，叫乾媽拿梔子熬些水來。媽媽備妥拿來。蔣爺把自己的包袱打開，拿出五個斑毛蟲來，先教先生用梔子水洗了臉，後用斑毛蟲往面上一擦。取鏡子一照，魏昌嚇了一驚，面目黃腫的難看，說：「怎麼好？」蔣爺笑道：「見了上院衙的公孫先生，能治。」言罷起身。四爺也不給店錢，送出門外作別。蔣爺回，婆子說：「我請請你罷！」四爺說：「那倒是小事。我見見姑娘。」婆子答應，入內。不多時，姑娘出來見過四叔，道了個萬福。蔣爺看了果然真好，別看可是開黑店的，姑娘倒也穩重，總是艾虎的造化。四爺問了聲好，蘭娘回頭去了。婆子待飯畢，蔣爺告辭。婆子送出，看著蔣爺去遠方回。

蔣爺奔五柳溝，非只一日，曉行夜宿。那日到了五柳溝，天已二鼓，自己想著見了柳賢弟，難道還無住處不成嗎？故此天晚進了東村口。路北頭一個黑油漆門高台階，雙門關閉，自己上前打門，裡面人開門問：「那位？」蔣爺說：「是我。」老人家細看說：「蔣四老爺麼？」蔣爺道：「還認得我呀？」老人家說：「四老爺，怨老奴眼瞎，老奴有禮了。」四爺問：「你們員外在家麼？」回道：「我家員外上白棚去了。」四爺問：「行人情去了？」家人說：「不是，在廟中設上五老爺的牌位，與五老爺唸經哪。」蔣爺問：「在那廟中？」回道：「在玉皇閣。」蔣爺問：「廟在那裡？」家人說：「由此往東，直走到雙岔路口，路北有一顆龍爪槐樹，別往正東，走東北的小岔，直到廟門。」

蔣爺說：「我上廟中找他去。」家人讓四老爺家裡罷，四爺一定要走。家人進去關門。

四爺出東口，往東不到一里之路，看不見龍爪槐，可巧起了一陣大風，風沙迷目，不能睜眼。仍是向前，未能看見槐樹。直走了七八里路，也沒走到玉皇閣，心中納悶：「別是柳女兒冤我罷？」直聽見有人嚷：「好惡僧人！禿頭！那裡走？著刀！」四爺順音而去，一看前邊有一廟宇，門兒半開。蔣爺矮身而入，進了山門，西屋裡有婦人涕哭。

蔣爺來到屋中一問，婦人說：「家住深石崗，我丈夫叫姚猛，人稱飛錘大將軍，又叫鐵錘將。我娘家姓王，居住王家陀。我由娘家回婆家去，帶著兄弟王叩鐘，走在廟前，風沙迷眼，不能前進。這個廟叫彌陀寺，裡面的惡僧人名叫普陀。他有四個徒弟，叫月接、月長、月截、月短，素常知道不是好人。看見我在廟門前避風，他讓至客堂待茶。依我不進來，我兄弟說裡邊避避也好。將到客堂，我兄弟教和尚捆出去了，不知生死。普陀過來，要與我行無禮之事。我一喊叫，進來一個大漢，將惡僧人叫出去，兩個人在後邊動手哪。小婦人怕僧人回來，早行拙志，不料遇見爺台。這就是一往從前。」蔣爺聽了，就知道她丈夫是個英雄，說：「你自管放心，我去幫大漢捉拿凶僧。我與你找一個地方，暫且隱藏身軀，千萬別行拙志。」婦人叩頭。蔣爺帶路，直奔頭層大殿，開了隔扇，教婦人在殿中躲避一回。轉頭，那邊捆定一人，口中塞物。蔣爺過去解了繩子，拉出口絹帕，原來就是叩鐘。給蔣爺叩頭，蔣爺叫他在這看守他姐姐。

蔣爺出去，隨帶隔扇，到於後面，原來是五個和尚圍定一人，那人正是大漢龍涪。

蔣爺躡上房的後坡，揭了兩塊瓦，對準了普陀的禿頭，「撲哧」的一聲，躺倒在地。龍爺在凶僧腿上砍了一刀。蔣爺飛身下來，給了大和尚一棍。一陣亂打，月長、月接、月截、月短死了兩個，帶傷的兩個，把帶傷的捆起來。龍涪過來見禮，問：「四老爺從何而至？」蔣爺把已往從前，說了一遍，問龍涪：「你打那來？」龍涪說：「我把差使給了馮七。我聽說老爺們跟大人在襄陽，我也上要襄陽，求老爺們給我說說，跟大人嚐嚐差使。我想大人正是用人之際，我有一個姨兄住在深石崗，叫姚猛，把他找上。走在廟前，聽婦人呼救，進得廟來，見禿驢實在可惡，我把他叫出來與他較量。我正不是他的對手的時節，你老人家到了，救了我的性命。」蔣爺問：「那個婦人你可認識？」龍爺說：「沒有看明白。」蔣爺說：「那就是你的嫂嫂。」帶了龍涪，到前邊見了王氏，叔嫂相認。蔣爺說：「明日把凶僧交在當官，你同你姨兄奔晨起望，打聽打柴的路彬、魯英，在他們的家中相會。」龍爺點頭。

直到次日，蔣爺起身，見著人打聽玉皇閣在那裡，有人指告。原來昨日亂風的時節，未能看見那棵槐樹，多走了六七里地。次日到廟，果然經聲佛號，山門關閉。向前打門，有人出來。蔣爺一問，說柳員外回家去了。蔣爺並未進廟，轉身又回五柳溝去了。到了家中，有人出來告訴員外上廟去了。蔣爺復又回廟，廟內人說又回家去了。走了四趟整，是八個來回。蔣爺一翻眼，明白了：

「分明是老柳不見我，告訴家人來回的亂支，作就了的活局子。必是我一嫌煩，揚長而走，他這算不出世了。我自有主意。」這回又到家，家人出來，沒容他說話，蔣爺就走進去了，直奔書房屋中落坐，氣哼哼的吩咐：「給我拿茶來。」家人答應，獻上茶來。問柳安：「這是你們員外的主意，成心不見我？」

你知道我找你們員外是什麼事情？」家人說：「不知。」蔣爺說：「他在五接松說錯了話了，人家不讓他走，我給他講的情，說下了盜簪還簪。設若你不定下，這還可以；定下又不見我，我遠路而來，來淨支我，我整跑了八趟。用著我們哥們時候，百依百隨，盜三千葉子黃金，拿到他家裡來了，他說買糧糶賑濟貧民，誰又瞅見了？這時候用著他了，不是我用他呀！老五死了，大伙與老五報仇，教他沾個名，不怕他不出來。別冤我呀，打早到晚我還水米沒打牙哪！給我看酒。」老家人吩咐擺酒，點上燈燭擺酒。

四爺喝的大醉，說：「老柳，這日子你不用過了，過我罷！」拿燈一燒窗戶。家人往外跑，嚷：「四老爺放了火了！」柳青由垂花門出來，被蔣爺抓住盜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